

# 中西文化散论

范存忠 著

# 中西文化散论

E s s a y s   o n   C h i n e s e   a n d   W e s t e r n   C u l t u r e

范存忠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西文化散论 = Essays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:  
英、汉/ 范存忠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5.11  
(范存忠文集)  
ISBN 978-7-5447-5689-1

I. ①中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比较文化-文化研究-中国、西  
方国家-文集-英、汉 IV. ①G0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85581号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| 中西文化散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 | 范存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 | 沈 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<br>译林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子邮箱  | yilin@yilin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网址 | <a href="http://www.yilin.com">http://www.yilin.com</a> |
| 经 销  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|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| 718毫米×1000毫米 1/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| 16.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页   |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| 179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|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 | ISBN 978-7-5447-5689-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| 45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 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## 范存忠

1903—1987

字雪桥、雪樵，上海市崇明县人。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语系；1931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；1944—1945年在牛津大学讲学；1931—1949年间，历任原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、系主任，文学院院长等职；1956年后，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、图书馆馆长、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。主要著作有《英美史纲》、《英国文学史纲》、《英国文学论集》、《中国文化在英国》、《中西文化散论》等。

---

《中西文化散论》是中英文论文集，收录范存忠先生在英国语言文学领域的主要成果。作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，范存忠先生通过这十二篇论文，不仅探讨了文学相互间的影响和关系，而且全面深入地研究分析了产生这些影响和关系的源流。范存忠先生的大部分论文包含丰富的引文，为论点提供了坚实的论据，亦可从中见其严谨学风。

## 序 言

《中西文化散论》收集了范先生 20 世纪 40 到 80 年代的 12 篇中英文论文,是范先生在英国语言文学领域的主要成果。这些论文有的是讨论英语语言学,如《耶斯丕孙论妇女与语言》;有的是讨论英国作家和作品,如《托·史·艾略特的诗剧》;有的是讨论英美词典,如“Some Observations on Dictionaries, British and American”。当然,其中讨论中英比较文学与中英翻译的论文占了最大篇幅,如“Dr. Johnson and China”、“Chinese Humanism and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”、“The Beginnings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and”、“Chinese Poetry and English Translation”、《漫谈翻译》、《翻译疑义举例》、《和友人谈翻译》等。范先生论文的一大特色就是丰富的引文。这些引文为范先生的论点提供了坚实的论据。范先生严谨的学风可见一斑。

范先生可以说是中英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者。范先生研究比较文学,不仅研究相互的影响和关系,更重要的是研究产生这些影响和关系的源流。正如范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:“我们对关系和影响可以作更全面、更深入的研究。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:一是什么?二是怎

样？三是为什么？譬如谈关系，不光是谈什么关系，也要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，以及为什么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把所研究的东西讲得深，讲得透。”范先生的比较文学专著《中国文化在英国》就是这样一部典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范先生对中英比较文学的研究，不仅仅是他的兴趣所在，更重要的出于他的民族自豪感。正是这种民族自豪感驱使着他对中英比较文学的研究孜孜不倦，取得了卓越的成果。

感谢译林出版社，《中西文化散论》终于与读者见面了。我们衷心希望读者通过范先生的论文，能够学习到严谨治学的态度和精神。

范家宁 王英

2014年11月

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耶斯丕孙论妇女与语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Dr. Johnson and Chin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8  |
| 托·史·艾略特的诗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44  |
| 和友人谈翻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73  |
| 漫谈翻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88  |
| 翻译疑义举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0 |
| Chinese Poetry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34 |
| Some Observations on Dictionaries, British and American       | 156 |
| Chinese Humanism and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                | 194 |
| The Beginnings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and | 208 |
| 比较文学和民族自豪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35 |
| 珀西的《好逮传》及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38 |

## 耶斯丕孙论妇女与语言

法国象征派批评家雷米·德·古尔蒙(Remy de Gourmont)写过一篇有趣的文章,叫作《妇女与语言》<sup>①</sup>。今摘译数节如下:

语言是女性的。诗人与演说家是女人的典型。讲话,就是做女子的工作。

女子讲话,好像雀子唱歌,所以只有女子可以教语言。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,母亲或保姆站在旁边,微笑着,给他鼓励。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契合:一个人不断地尝试,另一个人不断地指导。

孩子开始讲的话,在他心里与事实无涉,与感觉无涉。这时,他

---

① 这篇文章作于1940年,后于该年10月在《学灯渝版》第103—104期发表。文章是由法国雷米·德·古尔蒙的《妇女与语言》一文引起的,该文有布拉德利(William A. Bradley)英译本,译笔优美,见《颓废集》(Decadence)。



只是一只“鹦鹉”而已,他只会模仿。他讲话,因为他听到人家在讲话。假使把他放在静默的环境里,语言会永远凝冻在他的脑壳里的。从这一点上看,可以体会到女子的絮絮叨叨何等重要,而且要比最美丽的诗与最深刻的哲学重要得多。

男人之长大成人,是女子的特殊成绩。一个给富有女性而欢喜讲话的女子抚养大了的孩子,很自然地养成了语言的习惯与心理方面的意识。假使把他交给一个不甚讲话的男子,这个孩子也许发育得很慢很慢,也许他的普通了解能力永远没有长足的进展。

这些话充分表明妇女在语言教学方面的重要性。妇女在语言教学方面之所以有特殊的贡献,就是因为她们有特殊的能力。那么,妇女在语言的各个方面——比如讲话、阅读、写作等——到底有什么特色?她们对语言的发展到底有什么贡献?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。丹麦语言学家奥托·耶斯丕孙(Otto Jespersen, 1860—1943),以他特有的风格,在他的《语言:它的性质、发展和起源》(*Language: Its Nature, Development and Origin*, 1934)中,旁征博引对这些问题讲得头头是道,而又有情趣。看了几遍,颇受启发。本文各节主要是译介了耶斯丕孙的议论,以飨读者。

---

先说讲话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几句颂扬或打趣女性说话能力的谚语。意大利人说:“简洁的话是男性的,啰嗦的话是女性的。”

法国人说：“有了女子，就不得安静。”又说：“两个女子可以组织一个小法庭；三个女子可以摆一个大规模的龙门阵；四个女子可以变出一个声音嘈杂的市场。”德国人说：“就是北海干了，女子也不会无话可说。”齿牙的伶俐，喉舌的圆润，应对的敏捷，是一般女子的天赋。不会讲话的男子到处都有，而不会讲话的女子是不易想象的，简直可以说是天地间的奇迹。

这种男女性的差别，好像与初民时代男女分工的办法有一定关系。这种办法，到了文明时代还是相当地保存着的，这就是“男子治外，女子治内”。男子的工作如：打仗、狩猎，都需要强劳动力。在工作中埋头苦干，根本没有多少说话的机会；有时，话说多了，就会有危险。工作完了之后，大家回去坐上一会儿或躺上一会儿，感觉疲劳了，也就懒得讲话。至于女子的工作，如：播种、煮菜、酿酒、烘面包、缝纫、洗衣服、招呼孩子等，并不需要笨重的体力劳动或深沉的思索。而且在和平年代，总有男子帮忙；留下来的是煮菜、缝纫、招呼孩子。工作比较轻便，并不妨碍谈天说笑。有了两三个女子凑在一起，更可大谈特谈，东家常、西家短、南家碗大、北家碟大等，都是无关紧要的，但都是在语言器官上的锻炼。到了后来，连孩子也不用亲自招呼了。在十八、十九世纪的欧洲，戴茶花、穿蓝袜子的时髦女子，从这个沙龙窜到那个沙龙，靠谈笑来消磨时光，靠谈笑来驱逐无聊，于是讲话变成了艺术。有了那么多年的传统，女子讲话好比雀子唱歌，仿佛是一种特殊的天赋。

关于这一点，男性的批评家曾经发表过不少议论，多少还带点挖苦的意味。例如王尔德（Oscar Wilde）说：

妇女是装点性的人物。她们从来没有有什么好说的，但总是说得漂漂亮亮的。

又如斯威夫特（Jonathan Swift）说：

许多男子与大部分女子说话流畅，没有什么奇怪。这是因为头脑简单而语调有限。头脑复杂而语调丰富的人，说话时既要选择意思，又要选择字句，其结果往往是讷讷不能出诸口。至于普通人，总共只有一套意思，也有一套字句来表达这个贫乏的意思，而这些意思与字句都是准备好了的；所以，脱口而出，流畅之至。这好比教堂门口挤满了人，你走出来时很不方便；但如果教堂差不多是空的，你就很快地走出来了。

总结起来，好像说，语言的流畅与思想的贫乏是成正比例的。这也许不是没有一点道理。我们不是很知道没有语言的思想，却到处可以听到没有思想的语言。但是常识告诉我们，语言的流畅不一定表示思想的贫乏，好比语言的艰涩不一定表示思想的丰富。女子讲的话比男子多，比男子畅；那是因为语言对于女子是一种思想的方式。她在说话时就是在思想，有时好像用说话来代替思想。她流畅的话语，往往不是思想的结果，而是思想的过程。思想的结果是可以三言两语、简而又简地表达出来的；至于思想的过程，有时是这里想想，那里想想，千头万绪，比较复杂。莎士比亚《皆大欢喜》里罗什琳（Rosalynde）不是说过的吗，“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子吗？我思想时必须说话。”<sup>①</sup>

---

① *As You Like It*, III. 2. 264.

现代作家豪士曼的小说(Housman, *John of Jingalo*)里有一个女主角也说:“我讲话,为的是要知道我在想些什么。你不是那样的吗?有些东西,除非听到自己在讲,我简直无法判断。”这些是女子的话。也许,只有女子自己才能了解女子的性格。

以上是说女子的讲话能力。在阅读方面,女子也比男子强。从前英国心理学家罗马尼斯(Romanes)做过一个测验。他选了一段文字,给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阅读,评分时,速度与理解并重。他提出要求:在规定时间之内,把这段文字读完,每十秒钟至少读二十行,然后把自己所能记忆的东西写下来。测验表明,女子比男子强多了;不但她们的速度比男子的快,写下来的东西也比男子的详细。有一位太太读得特别快,她读完时,她的可怜的先生才读了四分之一;她写下来的东西也比她先生的高明得多,而那位先生并不是低能。在那次试验中,有几位读得特别慢的人却是很有成就的男子。妇女专家艾理斯(Havelock Ellis)的理解是这样:

阅读得快的人,对于人家的话,好像能够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,以充实其空虚的脑袋。阅读得慢的人,对于每句话都得经过一番本能的审察,才能逐渐吸收进去;他的脑袋早就装满了东西,这对新东西的吸收显然是个障碍。有了这样一个新与旧的冲突,他心理上的动作就放慢了。

他的意思是:阅读能力的强弱并不与智力高低成正比。

但是很奇怪，女子的字量却不及男子的大。一般人以为这是教育的关系；因为直到此时此刻，妇女的教育还不及男子的广泛与专业。这初看起来，似乎很近情理；但是实际上却未必尽然。从前美国贾斯屈罗（Jastrow）教授做过一个测验，证明字量上男女性的差别与教育程度并没有必然的关系。他曾请大学里同在一个年级、同受初前训练的男女同学各二十五人，在规定时间之内，写出一百个孤立的单字。他总共收到五千个单字，其中重复的当然不在少数。但是，女子方面的共同字比男子的多，可见想起共同事物的同学，女的要比男的多；因此，男同学共写出一千三百七十五个孤立的字，而女同学只写出一千一百二十三个孤立的字。他又把那两份字量表放在一起，剔除其中重复的字。这样，孤立的单字共计一千二百六十六个，其中百分之二十九点八是男同学写出的，百分之二十点八是女同学写出的。在男同学的单字里，大部分是关于生物界的；在女同学的单字里，大部分是关于装束服饰的。饮食方面的字，在男同学的字量表里只有五十三个，而在女同学的字量表里则达一百七十九个之多。艾理斯对这个测验研究了一番，他的结论是这样的：

这个测验显示，女性对于直接的环境，对于完整的产物，对于装饰的、个别的、具体的东西，比较注意；至于男性的爱好则是比较辽远、有建设性的、实用的、一般的和抽象的东西。<sup>①</sup>

---

① 引自艾理斯：《男子和女子》，第4版，1904年，第189页。

这种男女性的差别，我们读文艺作品也可以感觉得到。女子用的是语言中的中心部分，她们不太喜欢冷僻的、生涩的、古怪的字。至于男子，碰到新奇的环境或意境，往往造几个新字，或用些古字。换句话说，女子走的是语言的康庄大道；而男子呢，往往迂回到羊肠小径，有时竟不顾传统的习惯，在荆棘丛中另找出路。我们研读外国文学，看男作家的书有时比看女作家的要困难一些，因为那里有冷字、古字、怪字、方言字……十九世纪的卡莱尔（Thomas Carlyle）与二十世纪的乔伊斯（James Joyce）是男作家中最男性的作家。我们不能想象女作家，甚至于带有男性化的女作家会写出《裁缝被裁》（*Sartor Resartus*）或《尤利西斯》（*Ulysses*）一类的怪书。我并不是说，女子的聪明不及男子；因为天赋的聪明与字量的大小也没有必然的关系。但是，女子是不会把天赋的聪明消磨在不合传统习惯的语言上的。她们的不朽之作是《傲慢与偏见》（Jane Austin, *Pride and Prejudice*）、《葡萄牙人的商籁诗》（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, *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*），以及《小妇人》（Louisa M. Alcott, *Little Women*）之类的作品。她们用的是大家用惯了的语言，圆转、流畅、妩媚而女性化。所以，初读外国文学的人，不妨多读些女作家的小说与戏剧。这样，不但容易体会到语言之美，而且可以走上语言的正路。那里是家常的语言，对于初学外国语的人特别有用，好比市场上流行的辅币，一分钱、五分钱、一角钱之类，在日常生活中是缺少不得的。

女子的句法也与男子不同。大概而言，女子的句法比较接近口语；就是说，比较自然。我们看英美的散文，男作家的句子比较长，比较复杂。例如弥尔顿的散文，在复杂的结构里，表示意思的浓淡深浅与声调的高低抑扬，绝对不是女性的散文。女子的句法，在结构上比较简

单,大部分是平铺直叙。如果用日常的东西来比喻,那么可以说,男性的句法,有时好比无锡的泥娃娃,大的里头有小的,小的里头有更小的,彼此配搭,自成一套;女性的句法,好比一串串珠子,大珠子、小珠子,一个挨着一个排着,多几个无妨,少几个也无妨,比较松散。若用语言学的名词,那么前一种句型是从属结构(hypotaxis),后一种句型是并列结构(parataxis)。记得读过一个剧本,那里面说的是一对小儿女刚从舞会回来。那个小女孩当着家人的面滔滔不绝地谈论那跳舞会的经过:先怎么样,然后又怎么样。她的哥哥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,也许不耐烦了,就说,“好妹妹,在两分半钟里,你说了十五个‘然后’了。”这个“然后”或“那么”(and then)可以说是连接女性语言中珠子的丝线。

### 三

以上是就讲话、阅读、写作的各个方面谈论男女性的差别。大体而言,女子比男子快——听得快、看得快、说得快、应对得快。字量虽则小了一些,但并不妨碍她们的表达。这些全是就语言的应用方面来谈的。以下讨论语言史上妇女的贡献。

一般的见解是,在语言方面,女子要比男子保守得多。她们活动的范围比男子小,这里是指一般的女子,但在交际场中的摩登女子又另当别论。女子从摇篮里学会的传统语言已够她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,而这种传统的语言,她又传给摇篮里的子女。但语言是活的,是天天在变动的,永远是新陈代谢的。因此,老太太们的语言,往往不是一

般流行着的语言，而是前一代或更前一代的语言。罗马演说家西塞罗（Cicero，公元前106—公元前43）曾说，他听他岳母说话，好像是在听喜剧家普劳图斯（Plautus，公元前254?—公元前184）说戏文。同时，书信家小普列尼（Pliny the Younger，61—113）也说，他看他朋友的太太的信札，好像在读喜剧家普劳图斯或喜剧家泰伦斯（Terence，公元前190?—公元前159）的戏文。

但是，话又得说回来，这些并不是普遍的现象。从前法国有一位叫作雷诺（Victor Renault）的工程师，他跑到南美洲，替两个部落的土人编订字典。据他的经验，那里还是没有开化的种族，随时随地可以创造新字。他说，“有人心血来潮，造了一个字，就大声叫喊，于是旁边的人欢欣鼓舞地响应着，这个字就被大家采用了。”而新字的创造者几乎全是女子。当然，这也不是普遍的现象。

但是，在语言史上妇女确有贡献。在语音的转变中，有几个地方显然是受了妇女的影响。其中最为突出的是[r]音的柔化和弱化。例如这个[r]本是转舌头的音。发音时，先把舌尖紧贴上颚，然后一口气从喉管直冲而出，使舌尖上下颤动，好像上颚是鼓皮，舌尖是鼓槌子。这个击鼓之音雄健、响亮，显然是初民时代野外生活的语言习惯。到了后来，生活方式逐渐变了；人们的社会活动从野外移到了室内。这个击鼓之音适宜于深山旷野的长啸，但不适宜于沙发椅上、咖啡桌子旁边的清谈。于是，这个音渐渐变了。这在法国最为显著。在十六世纪的法国，有些太太小姐们常用渐音[z]来替代[r]音。这个渐音[z]，当然比那击鼓之音[r]柔和多了。据耶斯丕孙说，四十年代挪威奥斯洛的太太们也有这种习惯。到了十七世纪，巴黎的沙龙盛极一时；这个夫人，那个小姐，成为社交的中心，讲究谈话的艺术。她们



讨厌这个鼓噪的转舌之音，于是用小舌头来代替大舌头。这个新的转舌音，圆润、流走，听起来啾啾如莺啭，成为法国的标准之音。至于原来的击鼓之音，在马赛等地还可以听到，但不是道地的巴黎之音。在英国呢，[r] 音的柔化、弱化，是近三百年来英语语音中的一大变迁。我们知道，史宾塞与莎士比亚的语言还有这个击鼓之音，不过它的鼓噪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强烈了。十七世纪以后，这个音进一步柔化、弱化。在现代标准英语里，这个音，除在原音前面变成摩擦音之外，在别的场合已经完全消失了。只有在美国，人们还保存十七世纪英国的语音，在美国中部与南部，这个摩擦音还很显著。这种语音常使某些英国人感到厌烦。

#### 四

在用字方面，妇女有她们的爱好。她们喜欢用一些夸张的表达方式。十八世纪中期，英国的查斯特菲尔德勋爵（Lord Chesterfield）在一篇报章文字里谈起“vastly”（大大地）一字到处使用。例如“vastly obliged”（大大地表示感谢）、“vastly offended”（大大地受到冒犯）、“vastly glad”（大大地高兴）、“vastly sorry”（大大地抱歉）……问题在于，这个字不但用来表示一样大的东西，如何之大（vastly great）？同时也用来表示一样小的东西，如何之小（vastly little）？所以，“vastly”一词的意义，并不是“大大地”，而是“很”。据说，一位夫人有一只很小的金质鼻烟盒子，她向人展示时就说那只盒子“vastly pretty”（很好看，直译为“大大地好看”），而又是“vastly little”（很小，直译为“大